

国际传播理论与

国际传播英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 林柏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国际传播理论与 国际传播英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 林柏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传播理论与国际传播英语: 英文/林柏著.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1078-897-7

I. 国… II. 林… III. ①传播学 - 英文 ②新闻 - 英语
IV. G206 H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4747 号

© 2007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际传播理论与国际传播英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林柏 著

责任编辑: 胡小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北京市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 140mm × 203mm 12.75 印张 319 千字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078-897-7

印数: 0 001 - 1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国际传播是一门新兴学科。

国际传播是一门前卫学科。

国际传播的新兴学科和前卫学科的地位，造就了它跨学科研究的特性。

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学是传播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后者的“国际臂膀”，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convergence）的、以人类的普遍传播活动为基础的、专门以研究和解析在世界范围内跨国界、跨文明、跨文化、跨种族、跨民族、跨社会、跨阶级和跨阶层的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形式、方法和内容的表面现象和内在规律为主要内涵的科学。

传播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而传播学正是研究人类普遍传播活动的客观现象和客观规律的科学。

国际传播学则是在现代世界主要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的条件和背景下，研究人类在世界范围内跨国界、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客观现象和客观规律的科学。

国际传播学包含在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然而，正是由于传播学及其它的国际分支——国际传播学所致力于的，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它们的研究内容必然是广泛纷杂和博大精深的。这样的广泛纷杂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内容，既给我们带来前景无限的机遇，也必然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无庸讳言，其中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却正是它们广泛纷杂和博大精深的学术内容。

“国际传播学”是“传播学”系统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传播学”的一个前端的、重要的、国际的分支，是“传播学”系统结构里“概念”和“领域”方面的第一层次的分支。国际传播本身也是一个系统结构，也同样涉及包括理、工、文、社会等各个学科在内的各个领域和方向的学术内容和知识。因此，对国际传播学的学术研究，也需要划分单项课题来进行，而这些单项课题组织起来，就是一个系统结构。

国际传播理论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归纳并揭示存在于国际传播社会实践中的内在的客观规律，用于对国际传播的社会实践进行指导。因此，相比较国际传播社会实践的“实用性”行为，国际传播理论无论在学术性、现实指导意义上，还是在促进国际传播学科建设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上，都具有更宏大、更积极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的传播理论和国际传播理论建设极端缺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国际上先进的传播、特别是大众传播理论我们当然要学，而且非常虚心地去学。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实在落后不止一点点。中华民族关起门来自称“天国”、称自己是天下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不知多少年了。改革开放以来，虚心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并把它们引进来为我所用，在我们国家早就蔚然成风，没什么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们泱泱大国也不能光学别人的东西吧？在国际传播理论上，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搞点创新呢？总不能光学别人的，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吧？至少在国际大众传播理论方面，我们自己的东西一样都没有，怎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正因为如此，这本专著才更多地把学术讨论的重点和焦点，放在我们缺乏的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上。怎么说我们中国的国际传播学术界也不能光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头亦步亦趋，而什么自己的“好玩意儿”也不展示一下不是？毕竟，我们中华民族从来

就不是不会也不懂得创新的民族，更不缺乏创新的动力。只要做，就能做到。

“国际传播英语”（简称“传播英语”）（Communication English）是国际传播研究中新提出的学术术语。之所以提出这个新的学术术语，是因为起源于孤悬欧洲大陆外缘的几个偏僻岛屿的欧洲地方语言——英语，已经在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度启动的“全球化”大潮中，借助于美国这个目前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的巨大影响力和昔日大英帝国在世界五大洲数百年殖民统治和称霸海洋贸易的余威，越来越成为事实上（de Facto）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单个民族语言或人工语言（包括世界上单一民族使用人口最多的我国的中文）都无法加以取代的“国际标准语言”（Lingua Franca），已经有效脱离了“民族国家”理念内的“民族语言”、“地方语言”或“社会语言”，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标准的、也是通用的“世界语言”（World Language）或者“国际传播语言”（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了，因此，称之为“国际传播英语”，实属当之无愧。

国际传播英语既然是“国际通用语言”，它自身的语言标准化问题，自然也就超出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的范围，而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了，对我们这些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和使用的人们来说，关系尤为紧密和切身。因此，讨论“标准英语”和“英语标准化”等问题，对我们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际传播英语的另一层含义，是英语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应用。由于“国际传播”本身的约定性定义，因此，除其他有关意义之外，所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应用”，通常特指英语在国际大众传播实践中的应用。而新闻传播，则是大众传播中最重要的传播实践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英语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应用的问题，重点应该讨论和研究英语在大众传播和新闻传播中的应用。

同样道理，国际传播英语作为国际传播语言，其背后所必然有的指导性语言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就同样突出显示出来。换言之，国际传播英语的国际标准化实践中，到底适用并应用了什么语言学在指导着它发展的轨迹？多年演变之后，国际传播英语面貌会发生什么、怎样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现实意义。正因为此，对国际传播英语在国际标准化实践中，真正悄悄在背后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两大英语应用语言学——“描述性动态语言学”与“规范性记述语言学”，进行分析、探讨、研究和比较，就成为必然的要求了。这本专著在最后的章节里，对这两大指导性语言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论证。

国际传播英语的意义和重要性与日俱增。

国际传播英语的实用性越来越被世人所认识。

国际传播英语在深刻影响我们的世界观的同时，同样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我们在国际上的交往、交流和传播等社会活动与行为。

正是在上述这些意义上，作者的这部论著分成三大部分，分章节集中讨论国际传播学系统结构中三个具体的、与国际传播实践的实际应用手段有关的课题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国际传播的概念与结构性分类和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传播学术界提出的关于大众传播研究的课题方向和理论假设；二、我国传播学术界自己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传播和传播媒介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假设；三、国际传播实践中的事实上的“国际标准语言”——国际传播英语的标准英语和英语的标准化问题，以及在国际传播英语的社会实践中所应用的诸多语言学，如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描述性动态语言学和规范性记述语言学等等。

三大部分讨论的学术问题既涵盖了国际、特别是西方国家传播学术界有关的学术理论和论述，更注重突出了活跃在国际传播学术界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这些学术研究成果的具体

体现，即我国的有关国际传播的学术理论和概念，侧重于介绍、讨论、分析和研究在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具有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学术问题。

在我国，把国际传播学、国际新闻学和作为国际传播实践中的标准语言——国际传播英语的语言学研究，作为既各自独立又广泛学科交叉和融合的文科学术领域和门类进行理论研究方兴未艾。

但是，如何解决把国际传播学的研究，从目前仍带有的局限在解释定义、分析某项特定的传播活动或新闻报道的、带有经验总结性质的特点与不足、对新媒体（如英特网、互动式电视等）的介绍与分析、对我国新闻政策与实践等带有国际关系意义的动向进行分析等相对表面和浅显的、低端的“现象性”研究，引向对国际传播学、国际新闻学等学科内在的、带有客观规律性、理论性和科学性的相对深入的高端的“规律性”理论学术研究上，仍是我国国际传播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是着眼于尝试解决上述问题，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专门对国际传播的基本概念和结构性分类、包括目前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传播学术界和我国的国际传播学术界，在大众传播及其大众媒介的作用等方面所进行的部分热门的研究方向和新近提出的一些理论、理论假设和概念，进行了提纲携领式的介绍和分析。

在对国际传播学术界的前卫理论和理论假设进行介绍的基础上，这本专著的第二部分重点对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中的实质性理论突破和有开创意义的创新，尤其是作者本人作为中国国际传播学术界的学者的一些哲学意义上的学术思考、归纳、看法和设想，进行了归纳、整理、介绍、讨论和研究。毕竟，“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光是跟在洋人后面拾人牙慧，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领先世界水平？我国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

学的研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一向很遗憾地“重视实用，不重视理论的探索”，使得本来密切相关的“理论”和“实用”产生人为的脱节。这本专著在理论方面有意识的尝试，是否能部分弥补我国传播学术界在自己创新理论方面的缺憾呢？

语言是人类文化和传播活动的最重要的载体。因此，对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在事实上形成的“国际传播标准语言”的研究，当然也是在国际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从世界范围说，英语已经越来越被世人承认并接受的事实上的“世界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了，但是，如何使英语作为事实上的“世界语言”的地位更加名副其实，学习使用时更加规范、更加方便快捷，也日益成为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这部论著第三部分也专门辟出章节，集中并重点探讨、分析和研究在“全球化”趋势中，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有关的学术问题，并专门讨论了与世界上在英语国家之间事实上存在的“共文化圈”紧密相联的英语的标准化和在传播英语实践中经常应用的、包括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描述性动态语言学和规范性注解语言学等在内的英语语言学，以及这些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和比较等多方面的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具体的学术问题。

介绍完了这本专著的基本内容之后，让我们再回头谈谈它的基本特色和意义。

本论著的基本特色：

这篇学术专著从哲学的、战略的角度讨论的“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学”的两大方面的学术课题，基本特色是尽管没有系统地对国际传播概念和国际传播学概念进行面面俱到的全面探讨和论述，但所涉及和论述的问题，恰恰是目前我们在国际传播学的学术研究中最现实、也最亟待解答的核心问题。虽然远谈不上具有什么“权威性”，但这篇学术专著里的学术论述，对于

讨论国际传播宏观问题的“理论性”和“实用性”却作了实实在在的分析、讨论和阐述。

借用鲁迅先生在他最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里的说法，尽管这篇学术专著的书名《国际传播理论与国际传播英语》很可能与其他面面俱到、全面论述国际传播学的论文和论著“在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简单的概述，当然远远谈不上深刻和详尽。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对具体课题的研究着手，一窥“国际传播学”和这个学科里的“国际传播英语”这个新兴学科研究课题的博大精深，被它所吸引、所“诱惑”，从而情不自禁地投身于对它的浩瀚无边的内容的深入研究上，把“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做大、做强、做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样就完全达到了作者对国际传播和国际传播英语宏观问题的阐述和论证的初衷、本意和目的了。

这就是这本专著的意义所在。

这也是这本专著的目的和作用所在。

目的和意义结合起来，就涵盖了“国际传播理论和国际传播英语”学术研究的基本精华和实质，也是这本专著致力于涵盖的基本内容。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国际传播概念与 国际大众传播理论

第一章 国际传播的学术内涵与结构性分类	(4)
第二章 国际传播中大众传播研究的课题方向	(27)
第三章 国际大众传播有关定义、理论和理论假设	(52)
第一部分的结束语	(88)

第二部分 我国国际传播学术界提出的 大众传播与传播媒介理论和概念

第一章 跨文化语言传播实践中的“多元理解概念”	(95)
第二章 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媒体悖论”学说与“商业悖论”学说	(163)
第三章 大众传播社会实践中的“前景舆论理论”	(214)
第四章 大众传播社会实践中的“扩大效应”学说与“劣币原则”	(236)
第二部分的结束语	(258)

第三部分 国际传播英语的标准 英语与英语标准化

第一章 国际传播实践中的标准语言——国际传播英语概述	(263)
----------------------------------	-------

第二章	国际传播英语的标准英语：英国英语及其 国家标准	(272)
第三章	国际传播英语的标准英语：美国英语及其 国家标准	(311)
第四章	国际传播英语的美国英语种族性社会方言	(353)
第五章	国际传播英语适用语言学与英语标准化研究	(367)
第三部分	的结束语	(391)

第一部分

国际传播概念与国际 大众传播理论

“国际传播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国际传播学的基本问题：“国际传播”到底所指为何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掌握和理解国际传播的有关学术概念、定义和内涵，是从事国际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所必须掌握的“入门知识”。否则，对所谓“国际传播”和“国际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从纯粹学术意义上说，就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了。

我们在进行“国际传播”学术讨论时，不可避免遇到的问题，就是“国际传播”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或者单独的学科而进行学习和学术研究？

“国际传播”，就像它的母学科“传播”一样，在本质上是文科（Liberal Arts）学科。我们知道，我国的很多文科学科，是有着“国内”和“国际”的事实上的划分的，当然划分为“国内”学科的，通常都不挂“国内”或者与“国内”概念有联系的前缀，比如：“（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中文）播音主持专业”和“英语播音主持专业”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些文科学科，通常都是与社会上存在的具体专业工作或者领域相联系的，比如社会上有“新闻业”和在新闻媒体专门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工作的“国际新闻专业”等等。“国际传播”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由于“传播”本质上是“无所不包”的，

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都与“传播”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国际传播”作为“传播”的第一层次的分支领域，当然与“传播”具有相同的本性和性质了。所以，社会上并不存在着专门的、单独的和对口的“传播”或者“国际传播”专业工作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没有必要把“国际传播”列为独立学科来学习和研究。

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具体职业或者工作，主要是按照“实用功能”来划分和确定的，而人类知识的学习、研究和学科划分，却并不遵守同样的“实用功能”标准，而是按照对人类的各方面的发展是否具有价值作为标准来划分的，基本上都是“跨社会职业”或“跨社会功能”的。比如我们的大学里基本上都设立的“中文”学科，具体对应社会上的哪门职业？或者像“数学”、“物理”等非常有实用价值的理工科学科，具体又是对应社会上现有的哪门职业的？你可以把它们称为“万金油”，但是，学术学科的划分和定位，并不总是与社会上存在的专业职业划等号，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国际传播”（学）和它的母学科“传播”（学），都可以作为单独的或者独立的文科学科来进行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

正是在上面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在这个部分的第一章里，着重对国际传播的学术内涵和国际传播研究的结构分类，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分析和研究，使我们对国际传播概念、定义和研究内涵，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基本的认识，同时，也对国际传播概念的结构构成，有大概的了解，从而具备从事“国际传播”研究必备的基础性知识，对“国际传播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认知。

既然是“国际传播”，当然离不开对国际上关于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传播理论作为传播实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

的归纳、总结和提高，同时作为指导和统领具体传播实践的学术性原则和行为准则与规范，在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因此，在本部分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重点讨论了有关国际传播的最基础性的、最广为接受的、同时也是最为前沿的一些国际有关学术研究的课题方向和有关科研成果，以及在这些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在国际传播学术研究中引用最多的一些理论和理论假设，对它们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梳理和介绍，目的在于使我们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建立起基本的理论素养，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创新思维，发展我们自己对“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对国际传播理论的开创性的、深层次的研究。

第一章

国际传播的学术内涵与 结构性分类

正如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所陈述的那样，“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其中所谓“社会行为科学”研究领域里，既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门前卫的学科。

“国际传播”之所以是一门新兴学科，是因为“传播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新科技传播手段的大量出现和应用，伴随着“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概念（大卫·理查兹和马丁·史密斯《英国的管理模式与公共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David Richards and Martin Smith,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UK”, 2002, Oxford, OUP），18页。中文为作者自撰）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研究中新兴的“社会行为科学”学科的出现，才在西方国家兴起并发展起来的学术研究课题，最早是战后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所谓的“英语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一些著名大学里专门新开设的一门“独立于传统的‘作文’和‘演讲’等课程的文科学科，专门研究

如何在演讲或写作里、或通过绘画（graphic）和戏剧（dramatic）等艺术（arts）形式更有效地表达和交流思想”（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足本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G & C Merriam Co.，1976，460页。中文为作者自撰）的课程，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外延的大幅度扩展，成为依附于传统学科如“新闻学”、“戏剧学”、“心理学”、“通讯”等人文和自然学科的、研究人类“通过复杂媒体”（complicated media）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用于教学与科研活动的附属学科，最后迅速发展壮大，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文科或者人文（实际上是跨学科的）学科。

由于既缺乏深厚的学术传承，又缺少专门的学术研究人才和必要的历史资料与科研、调查数据和成熟的科研成果，所以即使在学科发源地的西方国家，“传播学”也属于一门新兴学科。而“传播学”传入我国，则更是近二十多年的事情，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而“国际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理论上其出现当然更要晚于传播学的出现。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说，“国际传播”都是一门新兴学科。

“国际传播”当然也是一门前卫学科。因为“传播学”所涉及和研究的最主要的内容，是“信息”的传播。而“国际传播”所涉及和研究的主要内涵，则是“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界传播。而信息技术，同现代金融服务技术、现代电子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一道，恰恰是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兴起并高速度地向着纵深发展的“新技术革命”（New Technology Revolution）的主要推动力。实际上，这场新技术革命正是以“信息技术革命”（Information Technology（IT）Revolution）命名、并以此而著称的。信息技术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技术革命”的指标性标志。因此，作为处在“信息”技术大潮中的传播学研究最前端的“国际传播”，其无与伦比的“前卫”态势，当然不